秋家春

秋　　（527）　　巴金

「你還怕我覺得不慣？」淑蕙高興地笑道。「我一進學堂，什麼事情，什麼東西都是新奇的，都叫我高興。同學對我都很客氣。有幾個人對我很好，下了一堂課就過來找我談話。尤其是和我同桌子的那個學生，她叫王靜好，她怕我新來，還講跟不上，她總是給我幫忙。先生講書我也聽得進去。我下了課還有點不想回家咧。」淑蕙好像一個探險家在誇耀他底發現，一個科學家在誇耀他底發明，她覺得她已經找到了最真實的快樂。

「真的，我從沒有看見過三小姐這樣高興過，她每天回來敲起學堂，總是笑得嘴巴都合不攏來，」綺霞笑着附和地說。

「這倒是好的。年青人應該像這樣高興纔對，」覺新滿意地說。

這時周氏在房裏高聲喚綺霞，綺霞一面答應着，一面走出去。很快地她又走回來。她看見覺新在和淑蕙講話，便驚喜惶惶地打岔道：

「大少爺，太太喊你就去。」

「大少爺，太太喊你就去。」

覺新臉色突然一變，他苦訴地說：「怎麼會這樣快？我昨天還去看過，好像還很好嘛。」

淑蕙喫了一驚，便闔了書站起來。她跟着覺新穿過飯廳到了周氏底房間。

周氏穿着家常衣服，正在絮裙子，她看見覺新進來便帶點慌張說：「明軒，外婆剛纔差人來報信，枚表弟是，偏偏這些事情會接二連三地一齊來。我已經招呼提轎子了。」

靠不住了。已經疊過去一回。我同你就到外婆那兒去，趕一趟。外婆現在一定很難過，我去勸勸她老人家也好。其事情。我晕了，說不定今晚上不回來了。」

淑蕙爽快地答應了，她把周氏送到堂屋門口上了轎（電新在大廳上上轎）後，回到自己底房裏，想她底枚表弟，不禁憐憫地（而且帶點憤慨）嘆了兩三口氣，過後她又吩咐綺霞道：

「我明天大清早就要起來上學堂。萬一打過二更太太還沒有回來，我就要睡覺了。你小心看屋罷。」

、還樣吩咐綺霞過後，淑蕙便在簽押桌前面坐下來，翻開課本，慢慢地又把心放到書上去了。

四三

覺新和周氏底兩乘轎子就在周家大廳上停下來。他們出了轎子便急急忙忙地走到廳前去。

芸剛剛從滿道裏出來，看見了他們，連忙走下階來迎接。她走到他們面前，便行禮招呼道：「姑媽，大表哥。」她還說了一句：「枚弟真苦……」她不能繼接下去，就開始抽泣起來。

「芸表妹，你不要難過。枚表弟現在怎樣？」覺新安慰地問道。

「我也說不出來。正在喂他喫藥。樣子真怕人。枚弟妹總是在哭。我怕看下去，纔跑出來的。」芸揩着眼睛嗚咽地說。

覺新和周氏都不再說話，他們跟着芸進了枚底房間。

房裏燈燭輝煌，卻沒有一點喜悅的氣氛。周伯濟背向着窗戶站在書桌前面。周老太太坐在籐椅上。陳氏、徐氏、楊嫂、馮嫂等都站在牀前。周氏、覺新兩人倉卒地同他們打了招呼，這時也顧不得禮節了，他們連忙走到牀前去看病人。

枚少爺底一張紙一樣的瘦臉擺在墊高了的枕頭上。眼睛失神地睜着，好像看不見什麼東西似的。嘴微微張開，喉嚨裏骨魯骨魯地在響。枚少奶俯着身子，小心地用一把小匙將藥汁喂送他底口裏。她一面喂藥，一面掉眼淚。他一口一口地勉強吞着。過後他把頭微微一搖，眼皮也疲乏地垂下來，

枚少奶端着碗溫柔地低聲勸道：「我不喫了。……我心裏難過。」

「你再喫幾口罷，藥還剩半碗咧，」枚少奶端着碗溫柔地低聲勸道：「我不喫了。……我心裏難過。」

枚又把眼睛睜開，他看看枚少奶，他被倦地低聲答道：「我不好？」枚少奶將抑住悲痛柔聲安慰道。

「你再忍一會兒，藥喫下去就會見效的。你再喫兩口好不好？」枚少奶把盛了藥汁的銀匙送遞他底嘴邊。

「也好。我再喫兩口，」枚還和地答道，他好像在對她微笑似的。枚少奶把盛了藥汁的銀匙送遞他底嘴邊。

他吞了一口，卻伸起手捏住她底那隻手不讓他拿回去。他依依不捨地望着她，柔聲說：「我對不起你。我害了你一輩子。你可恨我嗎？我真不願意和你分開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淚水把他底眼珠完全遮蓋了。

「你不要難過。你不喫藥，就閉上眼睛睡一會兒也好，你不要再說話，你說得我想哭了，」枚少奶忍住淚勸慰他，後來她終於抽泣起來，就把臉掉開，不讓他看見她底眼淚，她把藥匙給馮嫂，那隻拿着銀匙的手還被捏在他底手裏。

他眨了眨眼睛，淚珠從眼角慢慢地往耳邊滾下來。他又說：「我沒有別的話說。我想起來還在對不住你。年紀青青就讓你守寡，又沒有給你留下一男半女，你連一個伴也沒有……不過二姐人很好，她會好好待你的……你脾氣也要改一改，我就放心了。」他說到這裏看見枚少奶滿臉淚痕，低着頭啜泣。他勉強閉上眼睛。但他還把眼睛睜開，又望着枚少奶底心被一陣強烈的生的留戀扭曲着，他不忍再看見她底苦痛，